马克思主义哲学

“生产关系”与唯物史观关系的再认识

丰子义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核心概念。从史实来看,马克思从理性→国家→市民社会→生产→接近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思想发展过程,也就是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与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一致的。生产关系对于唯物史观的系统阐发有其决定性的意义,其影响一方面体现于唯物史观基本概念的科学制定,另一方面体现于唯物史观一些基本原理的科学阐释。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生产关系,应当注意马克思研究生产关系的这样一些基本观点,即整体性的观点、“普照的光”的观点、世界性的观点、历史性的观点。

关键词: 生产关系;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发展理论
中图分类号:F 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2)05-0005-10

关于“生产关系”与唯物史观的关系问题,学界多年来已有广泛、深入的讨论。然而,作为一个基本理论问题,生产关系在唯物史观形成、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仍需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深入阐释,以客观、真实地再现生产关系的原貌。从史实来看,“生产关系”对于唯物史观创立的意义确实决非一般,而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没有“生产关系”概念的确立和科学制定,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形成。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生产关系”与唯物史观的关系问题作出一定的再思考,以促进唯物史观的深化研究。

一、“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同任何科学理论一样,唯物史观也是由一系列范畴并按照一定的逻辑构成的。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每一个范畴都是历史认识的一个“阶梯”,承担着各自特有的功能,但各种范畴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就其实际情况来看,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有的范畴是历史认识过程中长期延续下来的,有的范畴是马克思在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研究中吸收改造过来的,还有的范畴则是马克思在研究中所特有的。像“生产关系”就是如此,它是马克思在社会历史研究中形成的一个特有的概念,是由马克思首次制定并予以科学表述的。“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它对于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要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必须透彻地理解“生产关系”。这不是简单的主观认定和评价,而是由事实来说明和验证的。要了解生产关系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还是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

由其研究的理论主题所决定,马克思自始至终对社会问题予以特别关注,研究的重点也是社会历史。在其最初的探索中,马克思信仰的是黑格尔哲学,因而更多强调的是从理性出发来看待社会问题,把国家看作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和普遍利益的代表,理性和国家由此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了决定性的地位。《莱茵报》时期的社会实践,使马克思的原有信仰发生动摇,因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明确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市民社会更根本。这里讲的市民社会,按照马克思后来

收稿日期:2022-04-20
作者简介:丰子义,男,山西应县人,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的解释,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的研究和异化劳动的分析,深化了原有的认识,从市民社会中又划分出生产来,并将其作为社会生活更深刻的基础。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不仅把物质生产看作“历史的发源地”,而且通过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实物关系”的分析,触及“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按照列宁的观点,这一分析极富有代表性,“表明马克思如何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基本思想——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①。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在社会历史认识上的实质性进展,就在于从现实生产出发,通过交往和交往形式的分析,正式形成了生产关系的概念和思想。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概念和思想。正是借助于生产关系的研究,马克思清楚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可以看出,从理性→国家→市民社会→生产→接近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思想发展过程,也就是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或者说,生产关系概念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两种过程是完全一致的。

“生产关系”何以成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并对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因为,只有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才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关系。在马克思之前,对于社会生活的本质就有过长时间的探讨和说明。各个时代的不少思想家们都曾经依据当时的材料和自己的理解,对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现象作出了各种解释,并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历史观。有的是用自然崇拜的观念解释历史,把社会历史看作与自然一样神奇,用想象来解释社会历史及其发展;有的是用超自然的作用,即用神的意志来说明历史,认为人间的生活和秩序都是由“神”安排的,都取决于“天意”;有的是用某种超乎社会之外神秘的绝对精神来说明历史,所谓历史不过就是这种神秘精神的展现;还有的是把人们的思想动机、主观意志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认为社会历史就是按照某些英雄人物的意志和观念构造的。这些观点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用虚幻的、精神性的联系来代替社会历史真实的联系。生产关系的发现及其历史作用的阐明,则彻底改变了这种混乱状况,其显著特点,就在于透过社会各种现象间的关系,抓住了社会生活的本质联系。即在社会生活中,尽管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都存在,都在发挥作用,但社会生活最为本质的关系还是生产关系,其他现象和关系都是受生产关系制约的。不了解生产关系这种深刻的根源,就很难透彻地理解各种社会现象,尤其是政治现象和精神现象。用意志力量、超经济超自然力量来解释历史,终归停留于历史的表层,无法真实地穿透历史。而生产关系的发现,则从历史的表层走向历史的深层,从社会现象抓住了社会本质。这是历史观上的一场深刻变革。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生产关系不仅抓住了社会历史的一般本质,而且抓住了各个不同时代的特殊本质,因为真正能够使各个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形态加以区分的,正是生产关系。只有通过生产关系,才能确定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

强调“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强调这一概念在唯物史观中的决定性意义,这和马克思的实践观又是何种关系呢?毋庸置疑,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正是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才使马克思的新哲学区别于以往的一切旧哲学,才实现了哲学上一场革命。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内容,唯物史观的创立无疑是和实践观紧密连在一起的。如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讲,“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离开了实践,离开了人的活动,就很难谈论历史、谈论历史发展规律。然而,要真正理解、把握实践,又必须借助于生产关系。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其一,实践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任何实践总是一定生产关系中的实践。人们要开展各种实践活动,必然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随着实践的发展,不仅是物质产品的再生产,而且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社会关系一旦作为生产活动的结果生产出来,便又反过来成为人们新的实践的现实前提与条件。实践就

① 《列宁全集》第 5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9 页。

是在这样的关系中不断发展的。其二,只有揭示实践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才能深刻理解、把握实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通过经济学研究,看到劳动实践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明确提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①;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又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时,明确强调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只有在现实的物质生产中才能认识历史。但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对实践的论述还是原则上的肯定、基本观点的说明,旨在强调实践对于社会历史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性作用,而对实践的内在机制与动力还未作出深入的说明。只有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才借助交往关系、交往形式的分析,揭示了实践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运动,对实践的构成和发展作出了深入的理解和说明。因此,此时实践的概念和观点也比以前达到了更为成熟的程度。

对于生产关系与实践的相互关系,只要进入现实的、具体的物质生产过程分析之中,就可以看得更为透彻、明白。为此,应当关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的分析。该导言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②在接下来的讨论中,马克思不是一般地谈论生产,而是对生产予以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生产,它在各个时代都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只要把“这些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抽象出“生产一般”是合理的。但是,抽象出“生产一般”,千万不能忘记了生产特殊,不能忘记各个时代生产之间的“本质的差别”。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真正面对的生产总是各个特殊的,不可能是抽象、一般的。而生产的本质差别是由何造成的?不是别的,就是生产发展不同阶段上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独特的生产关系形成了不同性质的生产和生产方式。所以,要研究生产,必须研究“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③。这样一来,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而要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就意味着要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由此可见,对于生产与实践,不能抽象地谈论,必须置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来考察,因而突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与强调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没有实践观的创立,就没有生产关系的产生;而没有生产关系的产生,也就没有实践观的完善。

二、“生产关系”的确立与唯物史观的系统阐发

生产关系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其地位和影响不仅体现于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而且体现于唯物史观的理论阐释之中。要真正深刻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必须有生产关系的“出场”。生产关系对于唯物史观系统阐发的作用与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为重要的是体现于唯物史观基本概念的科学制定和一些基本原理的科学阐释。

先来看唯物史观基本概念的科学制定。在唯物史观范畴体系中,许多范畴不是独创的,而是以前的理论研究常常使用并作过深入研究的,但这些范畴并不是原有范畴的简单延用,而是予以新的改造,赋予新的内涵。这些基本范畴只能借助生产关系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我们仅以与生产关系直接相关的且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的生产力、上层建筑范畴来作一简要的分析和说明。

关于生产力,在马克思之前,已有比较广泛深入的研究,尤其到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都在阐述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中,对生产力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讨论,阐发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为建构生产力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内的以往生产力研究有两大局限:一是只从客体的方面、物的方面来理解生产力,并未突出人在生产力中的主体地位。虽然也讲到人的劳动创造作用,但也是将人作为生产的一种要素来看待。二是离开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7页。

产关系来谈论生产力,更多关注的是资源如何配置,生产如何更有效率。这些局限正是由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克服的。有关这方面的思想阐发,主要体现于马克思 1845 年 3 月写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之中。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为了论证德国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一个“生产力理论”来反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李斯特认为,政治经济学中流行的国际贸易理论、贸易政策理论只是为了追求财富,而他的理论则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为了国家的利益。为此,他把生产力和交换价值对立起来,把生产力更多看成是一种精神力量,以此来表明他追求的不是非精神的物质财富,不是交换价值,而是精神本质,即无限的生产力。在他看来,交换价值总是外在目的,而生产力则是人自己本性中产生的目的,即目的本身。因此,关心生产力就是关心人自身,关心生产力就必须摆脱交换价值。对此,马克思主要从两方面对李斯特的生产力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一方面,对关心生产力的实质进行了深刻揭露。马克思认为,李斯特似乎关心生产力,实际上仍然关心的是德国资产阶级的物质财富,他是在关心生产力的幌子下体现了对财富的追求。所谓人的生产力,无非是“致富的手段”“致富的生产力”。资产者从不把无产者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这种对人的“赞扬”,其实就是对人的“贬低”。“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这就是对人的绝妙的赞扬!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资产者还可以把这种力量同其他的生产力——牲畜、机器——进行比较。如果经过比较,说明人是不适宜的,那么以人为承担者的力量必然被以牲畜或机器为承担者的力量所代替,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仍然享有(具有)‘生产力’这一角色的荣誉。”①李斯特所谓的生产力理论,并不是把人作为真正的主体,而是作为资产阶级创造财富的机器。这样的揭露和批判,事实上就突出了人在生产力中的主体地位。按照马克思后来的看法,所谓生产力,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②。另一方面,对李斯特试图摆脱交换价值来谈论生产力的观点予以深刻揭露。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就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根本不可能脱离这样的生产关系而发展,“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③。马克思还认为,生产力和工业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环境”,这里所讲的“环境”主要是指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关系。要是把生产力从环境中抽离出来,那就不是真正的现实生产力。“如果这样看待工业,那就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那就不是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现在的存在,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④尽管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正式使用“生产关系”概念,但其思想是明确的,这就是不能离开生产关系来抽象地谈论生产力。正是借助上述两方面的研究,马克思科学制定了生产力概念和生产力理论。

关于上层建筑,也是如此。在马克思之前,有关上层建筑的问题(包括国家、法律、阶级斗争等)均有广泛、持久的研究,尤其在 18 世纪法国启蒙学派、19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派那里,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上层建筑始终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如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主要探讨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著名论断。他们所谓的环境主要指法律和政治制度,即上层建筑,认为法律决定人的行为和精神面貌,甚至用爱尔维修的话来说,“法律决定一切。”然而,法律不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而是由理性决定的,只有产生出掌握理性的天才人物,“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26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26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257 页。

能用好的法律代替坏的法律”。这就陷入了“循环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上层建筑的深刻基础即生产关系。只要没有找到上层建筑产生的根源,就不能形成对上层建筑的正确认识。又如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在探讨社会历史时,对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制度作了大量具体深入的阐述,看到了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看到了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制度根源于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又主要是由财产关系决定的,这种看法比起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主张来,显然是一个进步,开始走出了环境与人的意见相互决定的“二律背反”。但由于他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因而在谈到财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时,仍然没有解决这一矛盾,最后只好求助于“征服”论,即认为财产关系是由“征服”引起的。如梯也里在谈到近代法国的历史发展时,认为封建阶级是由于德意志人征服了高卢—罗马的土著后裔而形成的封建贵族,被征服者则形成了第三等级。这实际上是用政治暴力来解释财产关系的产生。至于征服现象又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又转而求助于“人的天性”,以此来摆脱研究的困境。如米涅就认为,征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人的天性中有一种“征服欲”“统治欲”。这就又回到“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就在于离开生产关系来看待国家、法律、阶级斗争等政治现象,因而对上层建筑不可能作出正确的理解。而马克思恰恰是借助于生产关系,廓清了上层建筑的各种迷雾,从而作出了深刻的揭示和说明。

可以看出,离开了生产关系,就无法正确阐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些基本范畴,无法形成唯物史观的科学概念体系,自然也无法构建起科学的理论体系。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①唯物史观作为“一门科学”,确实是既包含着术语的革命,又依赖术语的革命。

再来看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阐释。唯物史观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的,正是各种原理的密切结合和逻辑把握,才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其各种基本原理的阐述中,生产关系同样是一个核心概念。只有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进而弄清生产关系与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从属关系和相互作用,才能形成唯物史观的各种原理。就总体而言,生产关系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两大基本原理或基本理论的阐发而得以具体彰显的:一个是关于社会横断面的社会结构理论,一个是关于社会纵断面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两大理论就是借助生产关系确立起来的。

1.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理论。结构的建立,必须首先有层次的划分。在没有层次划分之前,结构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即使建立起来,也是一个不完善的结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过程,从一般物质交往关系中划出具体的、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交往关系,将其称之为“交往形式”,认为“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②。这种交往形式和市民社会,正是马克思后来表述为生产关系的东西。对于这样的交往形式和市民社会,马克思认为,它“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③。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层次区分清楚了,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也弄清楚了,完整的社会结构理论也就自然建立起来了。

社会结构理论的建立,使得各种社会现象的解释更为科学化和精确化。如在 1845 年之前,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把生产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并用生产来解释各种上层建筑现象。应当说,从物质生产来探寻上层建筑现象的根源,用以否定纯观念的解释,这样的阐释路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理论阐释又不能停留于此。仅仅用生产直接说明上层建筑,有很多问题是说不清的。如为什么同样的生产状况在不同的国家会形成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为什么有的生产水平低的国家比生产水平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11 页。

高的国家具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精神文化？对于这些问题,仅从生产很难作出透彻的说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社会不同层次的划分,把生产关系作为受生产力制约又制约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中介环节,则使这些问题得到了科学的回答。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在阶级社会,考察任何政治思想观念以至各种社会意识,都必须从当时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入手。如果不去揭露某种意识背后隐藏着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利益,那就不仅不能认识其意识的本质,而且会被某些虚假的意识所蒙蔽。

对于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应当充分关注他的“社会有机体”思想。马克思在社会结构研究上的一大特点,就在于他不是把社会看作一个僵化的结构,而是看作一个活的机体。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在批判蒲鲁东经济学研究方法时指出:“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①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又明确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②有机体与结晶体的区别,就在于它是活的,而不是死的。要解剖这一机体,马克思运用的方法,就是从生产关系入手。因为抓住了生产关系,就是抓住了社会有机体的“骨骼”。生产关系之所以成为“骨骼”,就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构成了社会形态的基础,并决定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只要抓住生产关系这一关键环节,弄清它与其他环节的联系,就可以再现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因此,列宁在谈及现代社会机体时这样评论说,“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③。《资本论》就是这样,它“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④。当然,抓住生产关系来分析和说明问题,并不是要轻视对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仅以通常意义上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⑤。正是通过“骨骼”和“血肉”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马克思解剖清楚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机体,同时完成了社会结构理论的建构和阐释。

2.生产关系与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社会发展,关键是要正确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在马克思之前,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就有过探讨。如被称为“历史哲学之父”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在其《新科学》中就率先提出了有益的探索,不仅认为历史是由人类创造的,而且还提出历史发展具有普遍性、规律性。在他看来,各个国家、民族在其发展中,尽管有其自己特殊的历史,但“在杂多的发展形态中在可理解的实质上仍然现出一致性”⑥,这种一致性和规律性最后归因于天意。康德也讲历史规律,认为人们的行为都是其自由意志的表现,但人类的行为如同自然事件一样,“总是为普遍的自然律所决定的”⑦,其历史规律论是以自然目的论和先验目的论为前提的。黑格尔对历史规律的论述更为丰富,他从理性原则出发看待历史发展,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⑧,历史必然性就是绝对精神的逻辑展开。可以看出,不管是维柯还是康德、黑格尔,尽管都肯定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都把规律归结为超越历史之上的某种抽象原则或神秘观念,因而规律并不是真正“内在的”,而是外加的。马克思也讲历史发展规律,但他完全打破了这样的思维方式。由于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0—11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④ 《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
⑤ 《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
⑥ 维柯:《新科学》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97页。
⑦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页。
⑧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史发展规律主要体现为历史发展的重复性,所以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突出地体现于对历史发展重复性的深刻说明。而对历史发展重复性的说明,恰好要依赖于生产关系。正如列宁所讲,当以前的社会学家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时,始终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而“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①。列宁的提炼概括,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事实也确实如此。为什么人类发展会出现阶级、出现剥削压迫?就是因为出现了私有制。只要存在私有制,这样的现象就会重复出现、不可避免,这就是规律。为什么不少国家在封建制解体后,大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打破了原来土地占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使资本获得了更大自由。只要这样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确立了统治地位,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会发生这样的重复,这就是规律。所以,抓住了生产关系,也就抓住了历史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

马克思正是抓住生产关系,进而抓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历史冲突都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样的矛盾运动,便形成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仅如此,这样的矛盾运动,还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历史就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向前推进的。社会发展的快慢,最重要的是生产关系能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也正是因为社会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的,因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就是紧紧抓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这条主线来展开的,由此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由此可见,无论是唯物史观基本范畴的科学制定,还是基本原理的科学阐释,都离不开生产关系。正是借助于生产关系,唯物史观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才真正建立起来。

三、考察“生产关系”的基本方法论

研究唯物史观无疑不能离开生产关系,而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生产关系,又不能离开正确的方法论。在这方面,应当注意马克思在研究、考察生产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

一是整体性的观点。卢卡奇在讲社会研究的总体性方法时,引证马克思的名言:“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③,认为这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④。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历史时就是坚持这样的方法。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活的关系是纷繁复杂的,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包括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生活就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在这些关系中,决定社会生活本质的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

---

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22 页。

④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53 页。

个特殊阶段。”①在这里,从“生产关系总和”来看待社会的总体性观点是非常明确的。当然,用这种总体性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并不意味着只要研究生产关系的总和就可以把一个社会状况概括无遗,可以不必考察其他各种关系,如政治关系、思想关系、文化关系等,而只是突出理解什么是社会,并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的性质与状况,必须研究其生产关系的总和,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或统一体,常常是在生产和再生产中实现的,具体体现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之中,并通过这些环节的正常运转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如以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通过在生产领域中支配雇佣工人、分配领域中按资分配、交换领域中“等价”交换以及消费领域中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这些环节实现的。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正是通过这四个环节的分析,具体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阐明了资本主义运行的机理。这样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也是非常适用的。考察生产关系自然需要研究所有制,但不能把所有制仅仅限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由谁支配,同时要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这些环节来予以具体分析,并在实践上要通过这些环节的改革和创新来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整个社会发展。

二是“普照的光”的观点。这一观点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政治经济学方法时提出的。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都是由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体,在这种有机体中,既有本社会自身特有的东西存在,也有以前社会的“残片和因素”以及新生因素的存在,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居支配地位的因素。这种占支配地位的因素就是该社会的“普照的光”。“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③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排列,就是要依据与“普照的光”的关系来进行,而不能按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先后来排列。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这种方法,同样也是研究生产关系的方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生产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因生产力水平不同、社会经济成分不同,因而形成的生产关系也不同。面对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究竟如何来看待和把握?这就要求按照马克思的方法,把握好生产关系的“普照的光”。也就是说,尽管现实生活中有多种多样的生产关系存在,但决定一个社会所有制性质、生产关系性质的还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因为多种多样生产关系的存在扰乱了视线,以致形成误诊误断。当年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就抓的是资本主义的“普照的光”——资本,因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④,是资本主义社会依以旋转的轴心,抓住了资本,也就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今天,在研究和看待我国的生产关系性质以至社会性质时,同样需要坚持这种方法。在现阶段,好多种经济成分和经济关系都存在,国有的、民营的、混合经济的、外资的等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面对这样的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判断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和社会性质呢?这就要抓“普照的光”。就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因此,我国的“普照的光”就是作为主体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既然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普照的光”,那么,我国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社会性质就肯定是姓“社”的。当然,强调“普照的光”,并不意味着轻视其他经济成分和经济关系,而只是就对待、处理各种关系的原则和方法而言的,旨在明确把握问题的重点和方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4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0 卷,第 49 页。

三是世界性的观点。马克思对于生产关系的考察,始终是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的。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讲“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的观点时,就不是仅仅囿于一国的分析,而是放到世界体系来予以阐述和说明的:“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①这就是说,由于“国际交往”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不仅同本国的生产关系相联系,而且同世界性的生产关系相联系;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不仅由本国的生产力所决定,而且也受世界形势的影响和制约,因而研究社会冲突和社会发展,必须有这样的世界意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又明确地提出了“生产的国际关系”概念,并在设计《资本论》最初结构即“五篇结构”时,设专篇讲生产的国际关系以及国际分工、国际交换;与此同时,还特别提到“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②。这些设想和表述,都体现了关于生产关系的宽广视野和深邃思考。

考察生产关系的世界性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生产关系的复杂性,进而合理调整、完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有其重要意义。应当承认,研究生产关系绝对不能离开本国实际,因为不管世界交往发生多大变化,生产关系总不能离开本国的发展现实。但是,同样应当承认,不能完全离开“生产的国际关系”来单独谈论生产关系,因为各国的联系越是紧密,生产的国际关系就越是成为本国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或重要规定。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生产关系“内外”的界限只有相对的意义,不可作绝对化的理解。在我国,随着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各种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均置于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而世界经济体系的许多因素也进入我国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之中,这就形成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多重复合。要顺利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恰当处理这些关系,并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

考察生产关系的世界性观点,也有助于我们增强对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特殊性和多样性的理解,尤其是对中国道路的理解。为什么自近代以来中国形成了独特的革命道路？这也是由中国当时独特的经济格局和生产关系格局造成的。近代以来,外国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外国资本及依附于它的官僚资本居于主要和支配的地位;在农村中,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依然占据明显优势。这样,中国的经济既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由此形成的生产关系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形成的社会主要矛盾便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面对这样的现实,跟着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走改良的道路也走不通,最后还是学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中国革命道路是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走出来的。实践证明,这是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国家自强之路,彻底摆脱奴役压迫、实现人民解放之路。

四是历史性的观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曾针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阐述过自己的历史性观点,提出经济范畴不过是现实生产关系的理论反映和抽象,同时进一步揭示了生产关系的历史生成。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之所以陷入蹩脚的概念排列组合之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延续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的错误,“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们只要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9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51 页。

这些思想……编一下次序就行了”①。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之所以是历史形成的,就是因为它和生产力、生产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②

正由于生产关系是历史生成的,那就需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予以历史性的把握。当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天然的”,马克思则看到它是“有生有灭的”。这种历史性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也是适用的。应当看到,随着资本形式和作用方式的不断调整以及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在发生新的变化。首先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性质的前提下,国家对资本的占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调整。联合起来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占有,发展为代表整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占有,国家经营或国家与私人共同经营成为占有的重要方式。其次是在坚持按资分配的前提下,资本主义国家迫于社会公平的强烈要求和社会稳定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通过分配政策的实施,既满足了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这些新特点、新变化,但资本主义“引发的问题与它们解决的问题一样多”③。伴随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潜藏其中的矛盾、问题乃至危机也在发展,近些年先后爆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至疫情防控失灵等就是明证。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不仅对于深化当代资本主义研究,而且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Rethink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eng Ziyi

(*Research Center for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Production relations” is a core concep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facts, the process of Marx's thought including “ration → state → civil society → production → closeness to production relations → production relations”, is also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concept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s of decisive significance to the systematic eluci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the one hand, its influence is embodied in the scientific formulation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reflected in the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som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order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grasp production relation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uch basic views in Marx's study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s the view of holisticness, the view of “universal light”, the view of worldwideness and the view of historicalness.

Key words: production relation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1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33 页。

③ 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 页。